

陈鲤庭的生日

在陈老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他自己就是出自寒门。

□ 撰稿 | 老老夏

陈鲤庭这个名字，在中国话剧和电影史上如雷贯耳。《放下你的鞭子》《结婚进行曲》《钦差大臣》《复活》《屈原》《大雷雨》和《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是他的戏剧、电影代表作。陈老解放后曾任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是一位学者型的剧影艺术家。

陈老生前对自己的评价是，话剧的成就超过电影。今年的10月20日，是陈老110岁生日，其女儿毛妮偕先生赴墓园祭奠父母，特地准备了他们生前喜爱的食物，也算是为父亲过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生日。事实上，103岁仙逝的陈鲤庭先生，一生中有过几次值得纪念、难以忘怀的庆生。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电影人极其渴望掌握电影理论，以提高中国的电影水准。陈鲤庭以自己翻译、刊载于上海《民报》的史波提斯乌德的《电影文法》等国外电影理论为基础，加上普多夫金的《电影技巧》、里维斯·雅可布的《美国电影的兴起》、高原氏的《映画技巧概论》，以及当时能够看到的大量苏联、美国电影中获得的体会和记忆，补充新的资料，归纳成新的系统，终于在日军空袭频繁的日子里写就电影理论著作《电影轨范》，1941年10月在重庆出版。这是他给自己31岁生日最好的礼物，也是他进入电影实践之路的开端。

“大跃进”年代，作为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鲤庭和他曾经的导演助手、女诗人毛吟芬结婚了。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他们家住靠近南京西路的南阳路上，在王家沙点心店对面的“皇家咖啡馆”里，经常可以见到夹着黑皮包的陈鲤庭和几乎小他一辈的毛吟芬。陈鲤庭那几年的生日一定充满着浪漫的咖啡香。不久，他们夫妇搬到了复兴西路上那幢原本属



陈鲤庭。

于散文诗人柯蓝的小洋房，而陈鲤庭筹划很久的一部重要电影——《鲁迅传》开始运作，他上海、北京两地奔波。在北京西颐宾馆，陈鲤庭与陈白尘关起门来一遍遍地修改剧本，而毛吟芬给他生了个女儿，取名“陈毛妮”。这无疑陈鲤庭52岁的生日大礼。可是，辛辛苦苦筹划三年的《鲁迅传》遗憾夭折，主演赵丹气得发疯，陈鲤庭则暗伤颇深，身染肺病。这个沮丧、刻骨铭心的生日是在医院度过的……

《李时珍》《鲁迅传》《大风歌》，陈鲤庭精心筹划准备拍摄的三部大片连续落空，却已到离休年龄，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从此他躲进小楼，乐做“书虫”三四十年，拒绝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妻子先他而去后，他唯一的牵挂就是远在美国、在东航驻洛杉矶办事处工作的女儿，盼望着她每年回沪一趟。开始，女儿是在过年的时候回来与他团聚，后来，他要女儿在十月中下旬回来。原来，晚年的陈老越来越怕过生日，怕人來人往的应酬，他是希望女儿来代他接待那些关心着他、前来庆贺的领导、同仁、亲友们。

陈老99岁生日时，女儿邀请了一些亲友，在丁香花园为他庆生，结果回家就生了场肺病。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去饭店庆生，女儿也害怕，只好在家里烧点菜，请一些亲友来聚聚。譬如曾当过陈鲤庭场记的梁廷铎导演及其担当陈老家庭保健医生重任的妻子，毛吟芬的诗友、多少年来一直关心着陈老，为他购买感兴趣的书刊的唐兆荣先生，包括曾经服侍过他的保姆。演艺界的朋友为什么不请？他笑着说，他们都很忙，不去打扰了吧！在陈老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他自己就是出自寒门。■

信息

百年乔木——乔木作品回顾展

乔木先生是个温柔敦厚的艺术家，对人对艺，有着发自内心的诚恳和一贯之执着。他的花鸟画，既承袭其师江寒汀绘画的精髓，又从所在所见的生活中颇得灵感。笔下翎毛，形神兼具、姿态自如；纸上花卉，姹紫嫣红、纯朴天真。所谓“画品即人品”，这句古话用在乔木身上最为恰当。今年是乔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此次展览不仅展出了乔木先生的绘画成果，也呈现出上海中国画院在艺术上的薪火相传、代代相续的文化积累。